



浪漫主义回忆

[法] 泰奥菲尔·戈蒂耶 著
赵克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浪漫主义回忆

[法] 泰奥菲尔·戈蒂耶 著
赵克非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Théophile Gautier
SOUVENIRS DU ROMANTISM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主义回忆/(法)戈蒂耶著;赵克非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7-02-008015-1

I. 浪… II. ①戈…②赵… III. 浪漫主义—文学研究—
世界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7644 号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李晓静 责任印制:张文芳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875 插页 3

201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978-7-02-008015-1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译 本 序

这是一本忆文集，里面讲到的人系作者知友，事为作者亲历，都是第一手材料，非道听途说拾人牙慧者可比。

可是，拿起这本书，多数读者会问：“戈蒂耶？何许人也？”

戈蒂耶在我国的知名度确实不高，但他又实实在在是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作家。其重要性和知名度，从下列事实中可见一斑：他位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鼻祖雨果之门墙，是雨果的一位得意门生，在被视为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决战的《艾那尼》首演式（在浪漫主义运动史上称“《艾那尼》之役”）上，他为剧作者雨果助阵，是拉拉队里最活跃的人物，不惜身穿奇装异服（他那件红坎肩曾传扬一时）在剧场里招摇，引来保守观众的阵阵嘲讽；《人间喜剧》作者巴尔扎克读了他的《莫班小姐》及其序文，对其文笔大加赞赏，立即派人登门邀约，请他为自己办的《巴黎纪事》撰稿，并从此和他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更待他于师友之间，用语谦卑的《恶之花》献词，就是题给他的，而波德莱尔对他的评价，更高得使他在提及此事时“不好意思说”……

不过，由于有过那样一个特定时期，重要但在我们中间知名度不高的作家，又何止一个戈蒂耶？梁实秋一类作家，在时间和

空间上离我们都近得多,其知名度不也是这些年里才高起来的吗?其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法国文学史上一些重要作品,就连我辈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也不如老一辈读书人熟悉。可以举个例子:生于清朝末年的江苏人吴克岐,是个不折不扣的《红楼梦》迷,写了不少《红楼梦》谜语,其中居然有一则是扣雨果作品的。谜面是:“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清灯古佛旁”,而扣的就是雨果的剧作《哀那尼》(即《艾那尼》)!倘若雨果这部作品对他那一代读书人来说过于冷僻,吴先生大概也不会拿来作谜底的吧?可是,这部作品,在六十年代的法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中间,当时又有多少人知道?

在中国,戈蒂耶的名字虽非广为人知,但他作为诗人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读书人中却少有不知道的,因为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受到批判的一种文艺思潮。戈蒂耶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用以抵制“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认为艺术家的任务在于表现形式的美,不必为作品的道德意义操心,不应受制于任何道德、宗教或功利的目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虽系有感于他那个时代文艺界的现状而发,也产生过深远影响,但毕竟脱离生活现实,最终还是销声匿迹了。

由“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文艺思潮导致的唯美主义,对我国也产生过影响,主要表现在周作人、邵洵美、徐志摩等人的写作上。

泰奥菲尔·戈蒂耶一八一一年生于比利牛斯省塔布市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祖父是农民,父亲是税局职员。他三岁那年,父亲在巴黎谋得一个职位,于是举家迁往首都,使他得以在著名的大路易中学和查理曼中学受教育。他热爱诗歌,也酷爱绘画。在结识心仪已久的雨果之后,他最终放弃了绘画,专门从事文学

创作,最早的诗作发表于一八三〇年。除诗歌之外,他还创作小说,也写评论,既是诗人、小说家,也是文艺批评家。他作品甚多,影响巨大,在法国文学从早期浪漫主义阶段向十九世纪末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转变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戈蒂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度过,于一八七二年逝世。本书开篇之《戈蒂耶自述》,就是他的传略。

“浪漫主义”(romanticisme)一词来源于中世纪欧洲各国用从拉丁文演变而来的方言(roman)写成的“浪漫传奇”(romance),即中古欧洲盛行的英雄史诗和骑士传奇、抒情诗。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就奉这些富于幻想与传奇色彩的文学题材、风格和形式为典范。在开始阶段,浪漫主义的含意是很模糊的。

一般认为,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浪漫主义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个性解放的要求。浪漫主义在政治上反对专制制度,文艺上反对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同为文学艺术上的两大主要思潮)。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反映客观现实上侧重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卢梭是法国浪漫主义的先驱,其浪漫主义代表作为《新爱洛绮丝》,而雨果的《艾那尼》演出成功,则标志着法国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决战的胜利。

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和西欧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性日趋消亡,现实主义文学逐步取代浪漫主义文学,成为欧洲的主要文艺思潮。欧洲各国浪漫主义发展到后期,逐渐出现创作方法上的分歧,从而产生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交叉结合的现象,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和雨果的创作就是如此。后期浪漫主义的另一个演变是单纯追求文学作

品形式上的完整和美,这一演变在法国发展为“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文学。但是,作为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并没有失去生命力。

在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书里,作者既写了对有关作家的评论,也写到了他们的逸事和趣闻。涉及的多数是法国人,但也有外国人,如德国作家亨利希·海涅。书中写到的事,有些是只有挚友得闻,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的。比如,作者写到了巴尔扎克如何一本正经地约他去挖掘宝藏,也写到了巴尔扎克为避免外界干扰而设置并经常更换进门暗语等趣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戈蒂耶文笔优美,全书自始至终,无论议论还是叙述,都是娓娓道来,并非板着脸孔说教,读起来是很轻松的。惟自恨笔拙,难将作者字里行间的意、话中有话的笔法充分表达出来,不能曲尽其妙,总觉得有些遗憾。

翻译本书时,曾得到夏玟同志的关心与指导,我在此对她深表谢意。

译者

二〇〇七年五月

戈蒂耶自述*

提起笔我才意识到,答应写点什么附在我的照片后面,是应承得有些冒失了。乍看写几句关于自己生平的话,似乎很容易。有关情况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自以为如此,因此不会出现传记作者通常会出现的那种不确切。“认识你自己”,这是哲学家的忠告,实行起来却有意想不到的艰难。我尴尬地发现,对自身的了解,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深刻。我们观察次数最少的,往往是自己那张脸。可是,不管怎么说,既然答应了,就得照办。

关于我的几种不同简介,都说我是一八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塔布市出生。哪天出生,本无什么重要,但真实情况是,一八一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我才来到这个样样都得学的世界。即便晚生了几年,如今也有了一把年纪,我知足了。还有人说,我在这座城市里开始读书,又于一八二二年进了查理曼中学,并在那里结束了学业。其实,我在塔布市能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因为我三岁就不情愿地被父母带到了巴黎。此后,我只回过出生地一次,就在一八六七年前,仅仅停留了二十四小时,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对于像我那种年纪很小的孩子来说,事情有点怪,到巴黎后我非常思乡,竟动了自杀的念头。我先把玩具从窗子扔出去,就在我准备

* 本文作于一八六七年,载同年三月九日的法国《名流杂志》。

随玩具而去的时候,幸好,或曰不幸,衣服被人抓住了。大人对我说,要回塔布,第二天得起大早,必须立刻去睡觉,这样总算把我哄睡着了。由于我只会说加斯科尼^①方言,在巴黎我觉得好像到了外国。有一次,我在保姆怀里,听到路过的士兵说加斯科尼方言,那是我的母语啊,我就叫了起来:“跟他们走,那是咱们自己人!”

这个印象,至今也没有被完全抹煞。虽然除旅行之外,我这一生都是在巴黎度过的,在内心深处,我却依然是个南方人。而且,我父亲生在孔达-韦内散,尽管受过良好教育,人家从口音上仍可认出他原是教皇的子民^②。我们有时会怀疑孩子的记性。但我记忆力好,那里的情形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四十多年后,我仍然能够一眼认出坐落在通往麦卡迪厄广场街上的那栋房子,我就是在那栋房子里出生的。在每条小街的街口,你都可以看到蓝色山峦的轮廓;一条条流水潺潺的小溪,在一片葱绿中朝城市的各个方向蜿蜒流去。此情此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在我沉思默想的时候,每每令我心旷神怡。

既然说起童年琐事,我就多说几句。我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忧郁,虚弱,面无血色,令我那些脸色白里透红的小伙伴感到惊奇。

我像个从古巴来到法国念书的西班牙孩子,不合群,想家。我五岁那年开始认字,从那时起,我就像阿佩莱斯^③说的那样,“无一日不读书”了。关于这个问题,请容许我讲个小插曲。人家教我拼读,教了五六个月成效不大;“巴”、“伯”、“比”、“布”、“报”这些字,我咬不清楚,分辨起来非常吃力。在这当儿,元旦那天,波尔·德·居伊(Port de Guy)骑士——就是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提到过的那位和某主教一起抬断头台上的尸体的家

① 加斯科尼,法国西南部旧省名,西濒比斯开湾,南界比利牛斯山。

② 一四二七至一七九一年间,孔达-韦内散及其首府阿维尼翁是教皇属地。

③ 阿佩莱斯(Apelle),古希腊画家。

伙——送给我一份礼物，一本装帧精美、切口烫金的书。对我说：“你现在还不识字，留着明年看吧！”“我识字。”我趾高气扬地回答，气得脸都白了。我气哼哼地拿着书躲到一个角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书从头到尾读完了。骑士再来的时候，我便把书的内容讲给他听。

那本书，就是《热尔森的莉迪》^①。令图书馆对我关上大门的神秘封条被撕掉了。有两件事一直让我恐惧：一是孩子学说话，二是孩子学读书；有了这两把能够打开一切的钥匙，其余的就不在话下了。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是《鲁滨逊漂流记》。那本书把我折腾得像发了疯，满脑子都是那个荒无人烟的小岛，都是那种在大自然里无拘无束的生活；我躲在客厅里的桌子底下，用木柴搭小屋，在小屋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只对鲁滨逊孤身一人的时候感兴趣，那个叫“星期五”的一出现，我就觉得一切都变得索然寡味了。过了不久，保尔和维吉妮^②又使我如醉如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长大后，无论是莎士比亚、歌德、拜伦爵士、沃尔特·司各脱、夏多布里昂，还是拉马丁，甚至维克多·雨果，所有当时年轻人热爱的作家，都不曾使我那样如醉如痴。此后，在我那位心地善良的人文主义者父亲指导之下，我开始学习拉丁文。课余时间，我照着奥赞^③的蚀刻画做帆船，还装上帆。为了弄清绳索的安排，我用笔把奥赞的蚀刻画描了下来。我以极大的勇气，用野蛮人制造独木舟的方法把木柴凿成船形，一千就是好几个小时！为了做帆，我毁了多少块手绢啊！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将会成为海员，母亲甚至开始

①. 《热尔森的莉迪》，十八世纪英国女作家的作品，写的是一个八岁女孩的故事。

② 保尔和维吉妮，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的小说《保尔和维吉妮》中的人物。

③ 奥赞(Ozanne, 1728—1811)，法国画家。

为我要从事这项职业感到绝望,因为若从事这种职业,我终有一天要离她远去。儿时这个爱好,使我熟悉了所有的航海技术词汇。我造的一条船,张好顺风帆,固定好舵的方向后,曾经在奥斯特里茨桥上游自行穿越塞纳河。凭这样的成就,我比那些得胜回朝的古罗马人还自豪!

造过船,接着又玩用木头和纸板搭舞台布景的游戏。布景需要画,这又使我转向绘画。我学着画了七八年,家里又把我送进大路易中学。在学校里,我陷入绝望,无法自拔。那些和我一起受罪的小伙伴,粗鲁、喧闹,令我厌恶。我被阴森森的高墙圈着,冻得要命,烦得要死,孤独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令人厌恶、处事死板而表面和气的家伙,以迫使我适应学校生活为借口,对我百般虐待。我对此人恨之入骨,那恨意至今未消。过了这么长时间,如果让我认出他来,我还会扑过去,把他掐死。母亲给我带来的所有食品都被截下,堆在袋子里烂掉了。食堂的饭菜让我的胃不受用;我一天比一天消瘦,谁都看得出来,连校长都慌了:我在学校里活像一只被逮住的燕子,不吃不喝,最后只能死掉。不过,人家对我的课业还算满意,说如果我能够活下去,会成为一名优等生。总之必须把我领回去。剩下的学业,我是在查理曼中学念完的。在查理曼中学,我是“自由走读生”,这个头衔让我觉得特别骄傲,我把它用大字工工整整地写在作业本上。我父亲充当我的家庭教师,实际上他也是我惟一的老师,如果说我今天有了点知识和能力,也都是他给的。我是个好学生,但好奇心太强,这一点不总是讨老师喜欢。我用能够想象出来的各种音步写拉丁文诗,阐述不同的主题,还喜欢模仿那种当时学校里称之为腐朽没落的风格。我经常被人奚落,说我不开化,像非洲人,而我却很得意,把奚落当成恭维。我在同学中没什么朋友,谈得来的只有欧仁·德·尼利(Eugène de

Nully)和热拉尔·德·奈瓦尔^①。奈瓦尔在查理曼中学时就出了名,写的民族颂歌已经印刷出版。除了写些腐朽没落的拉丁文诗,我还研究法国古代作家,特别是维永^②和拉伯雷^③,这两个人的作品我都很熟悉。我画画,也试着用法文写点儿诗,我记得的第一首法文诗是《斯卡曼洛斯河》——可能是受了朗克勒农(Lancrenon)那幅画的启发,同时还翻译了米塞和希腊短诗集里的一些诗,后来又写了一首十音步的关于海伦被拐^④的诗。所有这些诗都已经散失。这没有什么不好。一个大字不识的厨娘,不想用没字的白纸去燎家禽毛,就把我这些诗稿拿去当柴烧了。中学的岁月没给我留下一点儿好印象,我不想去回忆。

在我写诗的时候,突然迷起游泳来了,于是把课余时间 in 珀蒂小学打发掉。有时候,用中学生的话说,我整天“泡”在河里,什么都不干。我当时的志向,是想当个引人注目的穿红游泳裤的救生员。我的诸多志向中,只有这个志向算是实现了^⑤。那时,我根本没想过将来要当文学家,倒是对美术有些兴趣。学业结束之前,我就已去画家里乌(Rioul)那里学画了,他在圣安东尼大街有一间画室,在新教教堂旁边,离查理曼中学不远;因为近,我学完画可以赶到学校去上课。

里乌长得奇丑的难看,但有灵性。他和茹弗内^⑥一样,也中过风,不得不用左手作画,但左手的灵活度一点不比右手差。看了我

① 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法国诗人、散文家。

② 维永(François Villon, 1431—1463),法国诗人。

③ 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3,或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小说家,《巨人传》的作者。

④ 海伦是希腊神话故事里的美女,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引起了特洛伊战争。

⑤ 可能指《艾那尼》首场演出时他穿的红坎肩。

⑥ 茹弗内(Jouvenet, 1644—1717),法国画家。

的第一幅习作,他觉得我非常“灵巧”。这话至少说得早了点。《克雷孟梭事件》中那个被描写得淋漓尽致的场面,出现在我面前的展姿台上了,但我觉得第一个女模特不美,让我非常失望,在最完美的天然中加进了太多人工的东西。然而,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少女,经过比较,后来我很欣赏她优美端庄的体态;不过,根据这个印象,我一直觉得雕像比女人好,大理石比肌肉好。学美术,使我发现了一个我过去并不知道缺点:眼睛不好,视力弱。坐在第一排的时候还行,可是抽签调整座位以后,我的画架子摆到了最后排,看东西就模糊了。

那时我和父母住在王家广场八号,在市政厅所在的那一排连拱廊的拐角处。我指出这个细节,并不是想让将来的人知道那里是我的故居。我不是那种令后人会用一座雕像或一块大理石板指明其住处的人。我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住在这个地方对我生活方向产生的影响至大。七月革命以后不久,维克多·雨果住到王家广场来了,他住在六号,就是连拱廊拐过来以后的那所房子,两家人可以凭窗对话。

维克多·雨果住在冉-古戎大街时,我由热拉尔和“变狼幻想病人”彼得吕斯·博雷尔(Petrus Borel)带去见这位大作家。只有上帝知道,当时我是何等战战兢兢!我请两位引见人等我一会儿,让我镇静一下,就这样在楼梯上坐了一个多钟头。雨果当时正如日中天,已经到达事业的顶峰。来到浪漫主义主帅雨果面前,我甚至不能像亨利希·海涅初见歌德时那样,说:“从耶拿到魏玛,这一路上的李子真好,特别解渴。”不过,神明和国王一类大人物,对崇拜者的这种举止失措是不会在意的,他们喜欢人家在他们面前那副诚惶诚恐的样子。雨果只是对我笑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当时,《艾那尼》正在排练。热拉尔和彼得吕斯为我担保,我得到了一张红颜色的票,上面盖的戳子,是一个掷地有声的西班牙字:

铁。大家已经想到,《艾那尼》的演出不会太平,必须找一些热心青年来支持这出戏。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与中世纪的教皇派和皇帝派之间或格鲁克^①派和皮西尼^②派之间一样,都对对方怀着深仇大恨。演出大获成功,像一场暴风雨,狂风呼啸,大雨滂沱,电闪雷鸣。整个剧场都沸腾起来了,一派狂热地叫好,另一派发出切齿的恨声!我就是在这次演出时,第一次见到爱弥尔·德·吉拉尔丹夫人^③的。她那副模样,如同埃尔桑^④为她画的那幅肖像画一样,身着蓝衣,金黄色的头发卷成长长的螺旋形发卷。她为诗人雨果的天才鼓掌,别人为她的美貌欢呼。从那天起,我就被看作新入门的热情信徒,得到了对一小群人的指挥权,我给他们分发红票。有人散布,而且还写成文章,说我在《艾那尼》那场战斗中,用巨拳暴打了难对付的市民。我不是没有那样的愿望,可惜没有那样的拳头。我当时刚满十八岁,身单力薄,戴七又四分之一号的手套。从那以后,浪漫主义的战斗,我都参加了。走出剧院,我们就在墙上写标语:“维克多·雨果万岁!”扩大雨果的影响,气气那些“缺乏文艺修养的俗人”。连上帝都没有像雨果这样被人热爱过。看见他和普通人一样与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我们委实惊讶;我们觉得他只能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战车从城里出来,上方还要有个长翅膀的胜利女神,女神手里的那顶金冠,悬在他头上。说真的,我这想法一直没怎么变,成年之后,我依然像年轻时那样崇拜他。

这期间,我写了些诗,很快就够出一本集子了。按照时尚,诗

① 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uck, 1714—1787),德国作曲家。关于上述这两位作曲家的美学争论,使1716—1779年的巴黎音乐界分裂成为两个阵营。

② 皮西尼(Piccini, 1728—1800),意大利作曲家。

③ 爱弥尔·德·吉拉尔丹夫人(Emile de Girardin, 1804—1855),作家,写过诗、剧本和小说,本书有专论。

④ 埃尔桑(Hersent, 1777—1860),法国画家。

集里添加了一些无字的白页,还有用各种我不懂的文字写成的奇怪格言。出书的钱由我父亲支付,里努印刷厂承印。于是,我的诗集就带着我特有的随机应变和对政治动乱的敏感,恰好在一八三〇年七月二十八日^①那天出现在帕诺拉马巷内的出版商马里(Marie)的橱窗里。我不说读者也能想象到,这本玫瑰色封面、谦虚地题为《诗》的小册子,没卖出去几本。

我和浪漫派著名领袖雨果比邻而居,很自然地使我和他以及这个派别的人来往频繁起来。我渐渐疏远美术,转向了文学。雨果喜欢我,让我像贴身书童似的坐在他那个古色古香的宝座的踏板上。我受宠若惊,想不辜负他的厚爱,就把《阿尔贝蒂斯》的传说写成韵文,加上几首从我那本遇上革命风暴、出版后几乎全部砸在手里的诗集中摘出来的小诗,结集出版。这第二本诗集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其中有一张插图,是塞莱斯坦·南特伊^②的一幅蚀刻画。这件事发生在一八三三年前后。“阿尔贝蒂斯”这个外号我还记得,在阿尔弗雷德·德·缪塞^③称之为浪漫主义的“大作坊”……里,大家都这么叫我。在维克多·雨果家,我认识了欧仁·朗迪埃尔(Eugène Renduel),一个当时风头正劲的书商和出版商,他坐的带篷双轮轻便马车甚至是用乌木和钢打造的。他让我为他写点什么,因为,他觉得我这个人挺“特别”。我给他写了《法兰西青年》,是浪漫主义的《可笑的女才子》一类东西。接着又写了《莫班小姐》,小说的序文对新闻界的人颇为不敬,把他们惹恼了。那个时候,我们把评论家都看成不懂装懂的人,看成魔鬼,看成写不出东西来的不入流的作家和文坛暴发户。后来跟这些人

① 法国“七月革命”爆发的日子。

② 塞莱斯坦·南特伊(Celestin Nanteuil, 1813—1873),法国画家,本书有专论。

③ 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 1810—1857),法国著名诗人、小说家。

有了接触,我们才认识到,他们并不如看上去那么卑劣,倒是蛮可爱的,甚至不乏才智。

大概在这个时期,我离开了父母的家,住到那条叫杜瓦内的死胡同里。卡米耶·罗吉埃^①、热拉尔·德·奈瓦尔和阿尔塞纳·乌赛^②也都住在那儿,他们合住的那套旧单元房,窗外是一片荒地,堆着打磨过的石头,长着荨麻和老树。这是巴黎市内的泰巴伊德^③。那场出了名的化装舞会,就在杜瓦内街这间换了壁画、变得焕然一新的客厅内举办,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可怜的罗歇·德·博伏瓦^④,他在遭受长期痛苦之后,已于最近撒手人寰。罗歇过世的时候,正事业有成,青春鼎盛,风华正茂。那天他穿的是一身很考究的保尔·韦罗乃兹^⑤式威尼斯服装:苹果绿色带花枝图案的锦缎长袍,珠光色天鹅绒无边小帽,红色丝质紧身内衣,脖子上戴着金项链;他仪表堂堂,活力四射,并非因为在我们那里喝了香槟才变得口若悬河,如吐珠玑。那天晚上,不久后满怀笃信死去的爱德华·乌利亚克^⑥即席讲话,嬉笑怒骂,极尽夸张之能事,已经流露出对这个世界和可笑的人类充满厌恶之情。

杜瓦内街上的那套小房子,而今只在记忆中存在了。儒勒·桑多^⑦曾代表巴尔扎克到那套房子里去找过我们,让我们为《巴黎纪事》撰稿,我们写的《殉情的女人》、《金链子或相亲相爱的情人》和大量评论文章,都是在《巴黎纪事》上发表的。我们也在夏尔·

① 卡米耶·罗吉埃(Camille Rogier, 1810—1893),法国画家。

② 阿尔塞纳·乌赛(Arsène Houssaye, 1808—1855),法国文学中最早的象征派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之一,本书有专论。

③ 泰巴伊德,古埃及荒僻的静修地。

④ 罗歇·德·博伏瓦(Roger de Beauvoir, 1815—1896),法国文学家。

⑤ 保尔·韦罗乃兹(Paul Veronese, 1528—1588),意大利画家。

⑥ 爱德华·乌利亚克(Edouard Ourliac),十六世纪意大利画家。

⑦ 儒勒·桑多(Jules Sandeau, 1811—1883),法国小说家。

马罗^①主持的《法兰西文学》上发表过一些传记文章,在布瓦洛^②的文章中受到尖刻批评的大部分诗人,都写到了,后来收进以《滑稽突梯》为题的集子。大约就是这个时候(一八三六年),我们进了《快报》,一家新办的搞美术评论的报纸。在我们最初发表的文章里,有一篇评论写的就是欧仁·德拉克洛瓦^③那幅挂在众议院里的油画。忙着干这些事的同时,我们又编了一部新诗集:《死神的喜剧》,于一八三八年出版。《幸运儿》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版,最初以活页形式夹在《费加罗报》里,后来才印成了书。

我的好日子,幸福、独立、欢乐的日子,就此结束了。人家让我负责《快报》的戏剧版,开始时和热拉尔一起搞,后来完全由我一人负责,这一干就是二十年。为了报当年《莫班小姐》序文那一箭之仇,新闻工作算是把我缠住了,我再也不能从这项活计中脱身。为了往广告这个没有底的桶里倒水,我推过多少磨,从周刊或日刊这个庖斗水车里汲过多少桶水啊!我为《快报》写文章,为《费加罗报》写文章,为《漫画》、《家庭博物馆》、《巴黎评论》和《两世界杂志》写文章,为当时的各种报刊写文章。

进行体育锻炼之后,我的身体有了很大变化。我不再那么瘦弱,变得孔武有力了。我欣赏体格健壮的人和拳击手,觉得这些人在普通人之上。我的法式拳击和剑术教练是夏尔·勒库(Charles Lecour),我和克洛佩·弗朗科尼(Clopet Franconi)与维克多·弗朗科尼(Victor Franconi)一起骑马,在勒菲弗尔(Lefevre)船长指导下划船,在孟德斯鸠武馆学各式格斗和摔跤……红堡开张的时候,我甚至在一架全新的测力计上测出,一拳的力量相当于五百三十

① 夏尔·马罗(Charles Malo, 1811—1883), 法国小说家。

② 布瓦洛(Nicolas Boileau, 1636—1711), 法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③ 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 法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